

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京都下

魏都賦一首

左太冲

魏國先生有睟遂其容乃盱香衡而誥曰昇異乎交益之

士良曰睟容溫潤之貌眉上曰衡盱舉目大視也先生見吳蜀相夸侈過甚

乃張目舉眉怪而告曰交趾吳地也益州蜀都也昇乎怪詞也士人通稱

也劉曰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言而喻昇

異也尚書堯典曰岳曰昇哉善曰漢書有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

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

眉揚目也字林曰盱張目也爾雅曰誥告

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

一

競為善本作

也情有險易者習俗之殊也

向曰音人語音也夏中國也土土壤風風俗乖別也言在楚楚音居夏夏

音居上壤風俗之別也情有奸險者有通易者皆積習常俗所殊致也言吳蜀

二客之言太過土壤風俗所乖積習其俗殊異也善曰孫卿子曰人居楚而

楚居夏而夏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史記曰淮北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潁川

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之夏人劉曰論語曰性相近習相遠也善曰周易

曰辭有險易春秋說題辭

雖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

濟曰言人雖

曰中國之性習俗常操

常性固非天生自得蓋染而成也劉曰傳曰習實生

昔市南宜僚弄丸而

常善曰孟子曰使自得之趙岐曰使取得其本善也

兩家之難解聊為五子復翫德音以釋二客競為辯囿也

翰

白公將與楚子西戰白公使召宜僚將用之也宜僚不從弄丸自若白公感之

遂止兵是難解也言吳蜀兩都互相是非而結難先生欲為解之

銑曰先生

言宜僚弄丸而兩家難解今先生復將為吳蜀二客以德音釋競于辯囿言辯

者多詞如苑囿之有草木也劉曰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

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

夫泰極剖判造化與體兼書豈但

囿也

善曰毛詩曰德音孔昭

理包清濁流而為江海結而為山嶽

濟曰大極天地始也剖判分也權輿始也太極未分混沌之時

而造化之始一晝一夜已作昏明一清一濁是天地元氣融流者為江海結聚者為山嶽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史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判以來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權輿始也劇秦美新序曰權輿天地未扶也列子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又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也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

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隅巖巖岡

潭淵限蠻夷峻危之窟也向曰九州分野各有星紀荒裔謂邊遐之服帶在中國之隅隅角也窟穴也潭

淵江湖也言中國以巖岡江河而限隔蠻夷高危之穴也言蠻夷居峻危之處以為空穴也劉曰潭淵也屈平卜居曰橫江潭而漁善曰漢書曰秦地於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楊雄州箴曰交蠻陬夷落譯道導而通者鳥

獸之氓也耕也殊別不為中夏所識有來朝者則使人傳易其語引而通之

鳥獸之氓則蠻夷也言其穴居木宿不異鳥獸劉曰陬落蠻夷之居處名也一名聚居為陬善曰杜篤邊論曰親譯導緩步論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而通

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賈捐之上書曰正位居體者以中夏

為喉舌不以邊陲為襟帶也翰曰正位謂正於寶位居體謂居君之體言正寶位居君體者以中國為咽喉

不善作弗

人善作氏

之要不以邊陲為襟帶之險也劉曰易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
善曰喉衿以身及衣為喻也戰國策頓子曰韓天下之喉咽也魏天下膏腹也
李尤函谷關銘曰衿帶咽
喉聲類曰衿衣交領也
長世字旺者以道德為藩不以龍襲險為屏

也向曰字養旺民也蕃屏皆援也言養人以德不以險善曰左氏傳北宮文
子曰有其國家今問長世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荀問伯父說文曰
旺田民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德為籬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
屏也揚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堦龍險重固毛萇詩傳曰屏蔽也而子大

夫之賢尚不曾庶翼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貢職

良曰先生謂客為子大夫之賢者主客之義也翼佐也等等差威儀附麗著大中之道於魏主也銑曰
大極中也責其不曾庶幾翼佐以等等差威儀附麗著大中之道於魏主也銑曰

先生使吳蜀二客歸義於魏從其正朔納其貢賦也善曰言不曾與眾庶翼

戴上者等其威儀又不附著大中之道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

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曰庶明其教而自勉屬翼戴上命左氏傳

曰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莊子曰附麗不以膠漆王弼周易注曰麗著也

尚書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又曰稟受而

也論語北孝識曰正朔所加也莫不歸義又撰考識曰穿曾僭耳莫不來貢而

徒務於詭隨匪人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曲也匪

非也匪人謂夷狄人也絕遠也責其不稟魏之正朔而曲從夷狄之人也宴安也言宴然而安懷其鳩毒於絕遠之域

銑曰險阻也東吳誇壯鏖身之卒以為榮西蜀亦不以德而務驕其險阻也

善曰徒務於詭善隨惡同於匪民又曰自宴安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母良毛萇曰詭人之善隨民之

惡者也詩曰獨為匪民左傳管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絕域

僅書曰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蔡邕楚陵碑曰進路孔夷人情險棘

毛萇詩傳曰棘急也

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飾華懷離以矜然

假屈彊兩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踳舛駁於王義敦愈

尋靡蒞於中達造沐猴於棘刺

向曰繆猶昧也倫次也不度義而言曰繆言君子或默或語責二客

昧默語之次牽不義之言而越其奢侈也

翰曰華離地形也言蜀都之地小狹華離斜角不正徒誇飾以為沃壤也

屈彊夷狄惡性梗戾謂王孫夸士卒勇悍也云雖有石林之岸

謂攘臂而靡之是也銑曰粹美方比壯大踳乖駁亂也言吳蜀二客非能醇美

以比於大道是謀乖亂王者之義愈比也達路也靡流貌言蒞水物者若求於中路不可得也

燕王好巧有衛人詐言能刻沐猴於棘刺之端後作詐發而逃之言二客之言差謬如中路尋蒞棘之刺端造沐

猴也劉曰李克書曰言語辯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繆言周官曰形方氏

掌制邦國之地比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地班固云不變曰醇不雜曰粹莊子曰

掌制邦國之地比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地班固云不變曰醇不雜曰粹莊子曰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踳駁楚辭天問曰靡蓰九遠泉華安居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為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俸王曰吾請觀客為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為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治者謂王曰臣為削者諸微巧必以削之所必大於削今棘刺之端不容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為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曰臣請取之因逃治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針刺之說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欺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毛萇詩傳曰然是也漢書伍被曰佞彊江淮間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楚辭曰王色頽以開顏純粹而始壯華口哇反司馬彪莊子注曰踳讀曰舛舛乖也駁色雜不同也頽普丁反王逸楚辭注曰寧有薜草蔓衍於九遠之道靡蔓也

馮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

濟曰嶠險憑據也言雖險無德而據之者必見顛蹶是以非深根固蒂之

劍閣雖奈

道也善曰劍閣蜀境也酈元水經注曰小劍去大劍飛閣懼故謂之劍閣廣雅嶠巢高也力彫反又曰蹶敗也老子曰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

類曰蒂果臯也

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

濟曰

負恃也言雖為深阻無德而恃之者必見奔北軍敗曰北是以非愛人治國之理也善曰洞庭吳境也史記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也禹

之漢書音義服虔曰師敗曰北北彼桑榆之末光踰長庚之初

南北之北老子曰愛民治國能無知乎

軍況河異之爽塏改與江介之湫向曰桑榆末光謂日將西謝也長庚星名昏見於西方爽

明也塏高也介左也湫湫小水也言桑榆末光上喻越長庚之初暉而況魏都

居於河異高明之地而與江左之小水為齊也善曰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

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

子之宅湫隘囂塵請更諸爽塏楚辭曰長江介之遺風薛君韓詩章句曰介界

也毛萇詩傳曰故將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

水草交曰湄

六合之樞機濟曰語子者先生語二客也神州赤縣則中國也近國之地曰畿樞戶所以轉而開閉也機弩牙也所以發箭皆言其要也言

魏都高絕六合之要若此也劉曰鄒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八十一

分居一耳中國名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敘九州也是以不得為州數

中國外若赤縣神州者九州者也范曄說秦王曰魏韓中國處而天下之樞也

善曰河圖括地象崑崙謂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小雅曰路界也

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犖諸夏卓

犖與卓犖音義同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也

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

維新啗內具備兵纏紫微翼翼京室眈眈帝宇巢焚原燎

變為煨燼故荆棘旅庭殷殷

於

寨內繩繩八區鋒鏑縱橫

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

韓曰距至也陽九災厄也網法網也維網網也言當此之時運至災厄漢之法網絕

其網維也

向曰回邪最奮也紫微帝宮言漢網既絕網維紆邪內奮兵革纏

繞於宮室也

銑曰翼翼美也耽耽深邃貌

向曰董卓焚洛陽宮殿並盡如

焚鳥巢燎原草皆化為灰燼也旅猶次也宮室既盡故荆棘次生於庭

殷殷繩繩皆衆也寨內天下也八區八方也鋒鏑兵器也寓寄也言天下八方

兵革縱橫人不安宅城邑為之丘墟野多戰場故麋鹿寄於城邑之間劉曰不

飲酒而怒曰最詩曰內最于中國漢室之亂起於閹官故曰內最也紫微官在

南城下于時兵所圍也光熹元年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

黃門張讓郭進等斬進進部曲將兵突尚書閣閣閉虎賁中郎將袁術等攻

閣日暮術等起火燒閣初平元年十二月董卓遷都長安其夜燒洛陽南北官

易曰鳥焚其巢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春秋穀梁傳曰寨內諸侯非天子之命

不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為寨伍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

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臺也臣今見宮中生荆棘露沾衣也善曰

春秋乾圖曰五運七變各以類應宋衷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漢書陽九

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漢書曰漢興禁網疎闊管子

曰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則滅王逸楚辭注曰維紘也尚書曰崇信茲回毛詩曰

商邑翼翼漢書客謂陳涉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室深邃之貌沈

長含反與耽音義同謝承漢書曰陽球為司隸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
鳥懷反廣雅曰煨煙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也似進反毛萇詩曰殷
衆也毛詩曰子孫繩繩兮長楊賦曰洋溢八區說文曰鋒伊洛榛土曠嶠
於詩也又曰矢鋒也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場也

函荒蕪臨苗側牢落鄢郢丘墟濟曰伊洛東京也嶠西京也臨苗齊地鄢郢楚地木叢生曰榛牢

落間寂也言此四都亂也榛曠荒蕪間寂兵墟皆謂居人少也善曰服虔漢
書注榛木叢生也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漢書曰齊郡有臨苗縣東觀漢記曰
第五倫自度仕官牢落漢書南郡有故鄢縣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也而是有魏開國之曰締

構之初萬邑塵言焉亦猶塵牛由塵之與子都培郛塿路之與

方壺也向曰而語助也是此也締結也隼塵古之醜人子都美人培塿小堆

吳蜀猶醜人小阜魏猶子都方壺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呂氏春秋曰陳有
惡人焉曰敷洽隼塵推頤廣額色如漆陳侯悅之毛詩曰不見子都左氏傳曰
太叔曰培塿無松柏培步苟且魏土者畢昂之所應虞夏之餘人
反塿路苟反方壺二山名

先主之桑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延之中測之寒暑

則霜露所均上偃前識而賞其隆矣札聽歌而美其風雖則

衰代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濟曰畢

州分野則魏都也舜都平陽禹都安邑皆異州界故曰虞夏餘人先王列聖則禹舜也韓曰隈猶隅也八挺八方也言考之四隅則爲八方之中央也測之

寒暑則霜露之所均被言處天地之中也卜偃晉掌卜之官晉獻公封畢萬於魏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故曰賞其隆隆則大也先知其

事故曰前識春秋襄公十九年吳公子季札來聘使工歌魏風札曰美哉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居此則爲明王故曰美其風德也向曰形見也衰代謂春

秋風德時也言雖遇衰微之時而盛德形於管絃則吳季札所美也銑曰蘊積也言魏風雖已沒於千祀而我今復都之是懷古而積於遠年劉曰詩譜云

魏地畢昴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異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

寘之河之干隈猶隅也鄒衍曰四隈不靜司馬相如封禪文曰下沂八挺國語曰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而止

禮記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吳越春秋曰樂師

曰君主之德可記之於管絃毛詩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異道序曰懷其舊俗方言曰蘊積也

開胃躬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

鳥

川澤迴繚

了

恒碣碁

威

五於青霄河汾浩洲

翰

而皓潔

與

南瞻淇澳

於

則綠竹純

茂北臨漳滏

父

別冬夏異沼

神鉦迢遞

於高懸靈響

時

礪

於四表溫泉

秘

涌而自浪

華清蕩邪

而難老

向曰齊秦國名

良曰殷都朝歌在鄴南衛亦在南故云開胃如人之胃在前也跨躡猶控帶燕

趙國名幽峽深邃也迴繚繚繞貌恒碣二山碁碁高貌河汾二水名浩洲皓潔

蓋水大流貌

銑曰純美也淇澳二水名旁亦出美竹漳滏二水名漳水冷滏

水熱若出於釜因名焉故云冬夏異沼沼水之通稱也

翰曰鄴西北有鼓山

上有石鼓之形俗云時時自鳴故稱靈響礪礪也表外也鉦金聲所以節鼓者

則此石鼓也云鉦者文之失也

濟曰

必必也水急流貌言溫泉流而涌自為

波浪言其華美而潔清可以蕩滌疾病而延壽劉曰當魏襄王時蘇秦說魏王

曰南有鴻溝東有淮潁西有長城北有河水地理志曰魏甯鰲秦之分野也自

高陵以河東河內南有陳及汝南之邵陵隱強新汲西華長平潁川舞陽鄆許

鄆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

魏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為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嶽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

向曰昀昀平坦貌墳堤也下平曰衍斥斥廣大貌 翰曰崑嶠高下貌複陸重疊也壘即光明也拓落寬廣貌言山川或高下重疊也或光明寬廣微美也言天地交泰元氣烟燼而豫作嘉祥之美明示我魏祚也謂漢相之時有黃龍星現於梁沛之間識者云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梁沛其鋒不可當至時果太祖應焉故云嘉祥豫作也 向曰朕跡也振古疇昔皆往古也萌始抵本也言魏都北跡之本自於往古謂卜偃吳札之賞美者識識書預言王者之興亡也緯星也即上黃星之應矣閔密也竹簡也帛素也古人所以書言王者氣象皆藏密於識緯竹帛之上迴曠也淵默謂沈靜也光大赫盛也言有曠大沈靜之量乃可應期運建大盛之業於此都也 良曰暨至也今至聖武始受命而宅之言當天心有曠代之才劉曰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墨井井深八丈河東猗氏南有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尚書禹貢冀州厥土惟白壤厥田惟中上閔閑也詩云閔宮有恤 善曰周禮曰辨其墳衍原隰之名鄭玄曰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毛詩曰昀昀原隰以純反斥斥廣大之貌也西京賦曰備致嘉祥文帝答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微顯成章兆猶機事之先見者也淮南子曰欲與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許慎曰朕兆也直軫反毛詩曰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抵本也丁計反禮記曰余疇昔之夜夢鄭玄曰疇發語聲也說文曰讖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讖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帛傳遺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魏志曰大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爲丞相封魏王文帝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令而王天下也東京賦曰漢

初弗之宅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脩其郭郭繕

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盡雍豫之居寫八都之宇鑒茅

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高門有閼苦宣王

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

去去准當年而爲量思重爰摹太壯覽荀卿采蕭蕭相儔子拱

木於林衡授全謨善本作於梓匠良曰允信臧善也繕理也城隍池

籠百王之制法也銑曰雍西京豫東京都八方之都皆模寫也儕曰堯之

所居茅茨不翦禹卑宮室今將視省察以爲軌則也古公文王祖也爲戎狄侵

國遷于岐下草創都邑其人亦隨而至言有德也閼門限也言足以限内外也

言險者宜王中興復脩宮室儉約而築室百堵也翰曰聖哲文軌則順舜禹

古公宣王也并文質者去太去甚也商度豐約取其折中准當年豐儉而量其

人力以使之重交易也易云上古穴居野處而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

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大壯卦名荀卿子云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非爲奢侈也故

覽而采之蕭何漢相作未央宮向曰儔理木之器兩手合抱曰拱林衡主山

曜善作冠

而善作以

林之官梓匠攻木之人劉曰尚書曰謀及卜筮猶周公之卜都洛邑也詩云爰契我龜又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溫涼養德別輕重也非為夸泰將以明人之大通仁順也春秋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器曰梓匠書有梓材之篇也善曰尚書曰謀及卜筮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雍西京豫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墨子曰堯舜茅茨不翦論語子曰禹卑宮室毛詩美古公亶父曰高門有閭又說文曰偁具也饌免反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

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

聞鈎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日畧考星曜建社稷作清

廟築胃宮以迴匝比岡隙魚檢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

之弘規對若崇山崖起而崔嵬徒感若玄雲舒蜺以高

垂鏡曰言遠近百姓皆悅豫如子之來成父事者而工匠之徒忖度而騁巧

之良工遺緒承二分之正要者言取春分秋分之日日景正時以正東西之位也鏡曰言考度星日以定南北也良曰清廟祖廟也翰曰隙小山而無

草木者陂險也言築宮迴匝比之岡隙而無險也良曰文昌殿名鏡曰對山貌蜺雲貌言殿之丹青色麗如玄雲之中舒其虹蜺自高而垂下也劉曰二

分春秋之中者也詩云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定營室星營室中可以興土功也陂傾也易曰無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蜺龍形而五色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壹體豫或為務西都賓序曰眾庶悅豫毛詩曰庶人子來周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甘泉賦曰王爾投其鉤繩杜預左傳注曰銓次也筌同周禮曰匠人建國畫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北辰也周禮曰左宗廟右社稷說文曰隤崖也鄭玄禮記注曰陂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對高貌也景福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鬋垂貌也淮南子曰玄雲素朝

楚堞除參差粉扶棹老復結樂櫨盧疊且施丹梁虹申以並

亘朱楠森布而支離綺井列䟽以懸華帶華蓮重葩而倒披

齊龍首而涌雷時梗概於漈池被濟曰環美巨大也言美材大於當代之者插堞相接貌參差不齊貌

粉棟橈椽也言重複而結聚之樂曲枅櫨斗也累疊而施之翰曰亘橫也丹梁如虹蜺之並橫朱楠謂櫨也森多也支離歷歷然分布貌屋上綺井以板為井形飾以丹青如綺也列行䟽布也綺井向下行布如花帶之懸井中皆畫蓮花自下見上故曰倒披濟曰殿屋上四角皆作龍形於椽頭雨水注入於龍

仁中寫之於地梗概猶髣髴也漈池謂停水以灌稻也言涌雷之水髣髴似此

劉同翰注善曰廣雅曰曲枅謂之樂說文曰搏櫨柱枅也然樂櫨一也

直之殊耳西都賓曰抗膺龍之虹梁西京賦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齊
龍首而涌雷謂為龍首承擔四隅而以寫雷也說文曰雷屋水流也東京賦曰
其梗概如此毛詩旅楹閑列暉鑒挾鳥振章攘題黹徒捷徒階日彪上流也

隋述尹山辨音詢音長庭砥至平鐘虛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

翰曰旅陳楹柱閑間列行也言棟柱每間而行上有朱色窻復見日光故暉色
鑒明於挾振挾振屋內也攘掾也題頭也言掾頭黹捷而深黑色謂染之然也
階隋階道上處嶙峋次級也向曰虞鐘格架也夾對陳布也言相對布於長
庭也翰曰津潤也填以砂土其平如砥言長庭雖風而無埃雖雨而不潤劉

曰詩云旅楹有閑挾中央也振屋宇穩也文昌殿前有鍾虛其銘曰惟魏四年
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黹賓鍾又作無射鍾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

設鍾虛於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旅楹衆也薛君

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暉鑒言楹柱光輝遠照挾振也廣雅曰鑒照

也類聲曰黹黑也直感反黹亦黑也應劭上林賦注曰隋闌橫也西京賦曰砥
鐫嶙峋埤蒼曰嶙峋山崖之貌也毛詩曰風雨攸除墨子曰聖王作為官室邊

攸
善作通

延秋東啓長春用覲羣后觀享頤賓翰曰巖巖高也南端正南門也攸所遵法也言

巖巖北闕南端攸遵疎峭雙碣方駕比輪西闕

南端法於北闕也疎峭猶峻高也碣立也方駕比輪言並車也門廣大可並車

而行銑曰開啓皆開也延秋長春二門名向曰於此門用朝百辟諸侯也

頤養也賓客也又於此觀享養賓客也劉曰文昌殿前值端門之前南當南上

東門又有東西上東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所以朝會

賓客享四方善曰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凡南方正門皆謂之端春秋說題

辭曰血書魯端門毛萇詩傳曰覲見也尚書曰肆覲羣后周易曰觀頤觀其所

養也頤養亦享也故左則中朝有施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

曰觀享頤賓許兩反

去甚木無彫鏤

所留

土無締

題

錦玄化所甄

經

國風所稟

翰

施光也言中朝衣冠威施而有光也寢正殿也匪非也言此殿非樸非斲去泰

去甚言取中法不以奢侈為務銑曰鏤鏤也為木不彫鏤也土無締錦言土

工不文飾也玄聖甄成也言皆聖化所成國風所稟謂儉約稟於國風也國風

詩以美儉也劉曰中朝內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六百

石以下為外朝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存也墨子書曰堯之為君採椽不

斲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濕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

木事不鐫示知民節也老子云去甚去泰爾雅曰鏤鏤也善曰毛萇詩傳曰

施赤貌也尚書曰既勤撲斲孔安國曰撲治斲削也西京賦曰木衣綵錦說文

曰綈厚繒也玄化自此陶甄而成國風於是有稟承也蔡雍陳留太守頌曰玄

化洽矣黔首用寧如淳漢書注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吉然反毛詩序曰一國

之事繫一人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闡洞出鏘鏘濟

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

此禮

蕙風如薰甘露如醴

良曰四者皆門名闡

宮門也洞通也言宮重重與諸門相通而出鏘鏘濟濟衣冠盛兒

銑曰猗猗

萋萋草樹盛兒蕙香草也焚香曰薰言草樹之香風傳之如火焚香也甘露函

草樹之上漬其香芬如酒醴之香氣劉曰聽政殿前聽政門聽政門前升賢門

升賢門右崇禮門崇禮門左順德門三門並南向外賢門前宣明門宣明門前顯

陽門門前有司馬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闡洞達也南北外內東西左右掖

門皆洞達相通善曰禮記曰大夫濟濟庶士鏘鏘邊讓帝臺賦曰惠風如春

施家語舜曰南風之薰兮王肅曰薰風至之兒也論衡曰禁臺至省中連

甘露味如飴蜜王者太平則降鄭玄周禮注曰醴今甜酒

闡對廊直事所由典刑所藏藹藹列侍金螭齊光詰朝

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

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有醴亦順時腠理則治

銑曰禁臺省中丞相諸曹

司也闡門也直事謂寓直之類言禁臺省中寓直之所由出入典籍刑法之所

藏藹也

翰曰藹藹多盛兒螭蟬也漢官儀侍中常侍冠皆飾金蟬故曰齊光

詰朝納言喉舌之官早朝陪侍天子惟幄出納喉舌皆成其文章為天下儀軌
措式 翰曰亞次也柱後御史官執法內侍天下以察人過符節掌符契旌節
謁者通事者典璽儲吏掌天子印璽 向曰膳夫掌食之官藥劑主藥品之職
醴醕酒言食與酒各順時而進之藥劑治腠理之疾腠理者皮膚間也劉曰升
賢門內聽政闥外東入有納言闥尚書臺宣明門內升賢門內升賢門外東入
有賢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閣次中央符節臺閣最北御
史臺閣三臺並別西向符節臺東有丞相諸曹 善曰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
王所居曰省中淮南子曰連闥通房人所安也直事若今之當直也蔡邕獨斷
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周禮六典八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
節謁者金明金蟬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詰朝
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周禮曰齊人掌幄鄭玄曰王所居之帳尚書舜典龍
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毛詩曰出言有章
音義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如淳曰御史冠也符節掌璽故云典璽漢有
尚符璽謁者受事故曰諸吏漢書謁者掌讚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
毒藥共醫事鄭玄周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舊醕之酒謂昔於後則叔
酒也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陳腠理遂通高誘曰腠理肌脉也

鶴文石永巷閭街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

日丹青炳煥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曆象賢聖圖以百瑞粹

祖以藻詠茫茫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續茲亦等濟曰

鳴鶴皆堂名文石室也后妃所止永巷庭也閭術謂宮門道詰曲也楸梓木蘭皆坊名言舍次序有甲乙之次言其有大小也良曰西南其戶者言宮內之

門或西向或南向言不日而成之蓋速而易就温室殿名丹青炳煥畫文也翰曰言於温室殿畫天地之形賢聖之象百瑞之物藻以贊頌使人主見之以

知安危之理可以為古之鏡視於身也言舜作續畫彛器以為鑒戒今之温室亦與齊競也劉曰近世王者後宮以椒房為通稱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楸梓坊

木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壺宮中巷也術道也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二坊之中安者温室中有畫象讚尚書咎繇薦舜曰子欲觀古人之象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永巷掖庭之別名善曰列女傳曰姜后待罪永巷甲乙謂次舍之處以甲乙緣之也毛詩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又曰不日成

之藻詠文藻而頌詠之也茫茫遠貌也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廣雅曰鑒謂之鏡照也鄭玄論語注曰繪畫也右則蔬圃曲池下

曉於高堂蘭渚莓莓石瀨湯湯音傷弱子菱公係實輕葉

振芳奔龜躍魚有睴千麗呂梁馳道周屈於果下延閣脣宇

以經營飛陛方輦而徑西三臺列峙而崢嶸亢陽臺善本作高

荒
善作疎

字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而重雷力下水室而互

冥

良曰蔬圃菜園也畹田也高堂園中亭也曲池植蘭渚曰蘭渚葍葍盛貌石瀨有石而淺流湯湯急流貌向曰菱木之細枝枝頭垂實而輕葉搖

動其芳香睒下視也呂梁水名其水急流言池中龜魚奔躍如視呂梁之上延閣曾宇言閣道棟宇相連引也飛陛相接如鳥飛也言廣可以並輦徑疾而西三臺銅雀臺冰井臺金鳳臺也銑曰亢陽屋也謂在於臺上故曰亢陽基下曰陰勢如華山削成也重雷重屋簷也冰室互冥言清陰而寒也劉曰文昌殿西銅爵園中有魚池堂皇璿固石畹三十畝也離騷曰滋蘭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怒成湍菱木之細枝者也楊雄方言曰青齊充豫之間謂之菱故傳曰慈母怒子折菱而笞之其惠存焉莊周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龜鼈之所不能遊也漢殿舊有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央有銅爵臺南有金鳳臺北則冰井臺銅爵臺有屋一百一間金鳳臺有屋百三十五間冰井臺上有冰三室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置行為營建安十五年作銅雀臺山海經曰文華之山削成四方堅也春秋左傳曰固陰互寒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曲臨池曹植責躬詩曰夕宿蘭臺左氏傳曰原田葍葍杜預曰若原田之草葍葍然葍莫來反楚辭曰石瀨交交說文曰睒察也千例反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延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道魯靈光殿賦注曰榭而高大謂之陽基在下故曰陰

周軒中天丹墀臨猋增構我我清塵

剽剽

三遙切善
本作剽字

雲雀踞

音低

夢而矯首壯翼摘鏤於青霄

月

雷雨竒冥而未半皦白龍光於綺寮習步頽以升降御春

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齊於一朝

翰曰長廊有
窓而周迴曰

周軒中高天也天子庭曰丹墀焱風也增高也構亦屋也義義高貌屋宇深淨而無濁塵故曰清塵剽剽輕舉也向曰雲雀鳳也踞踏夢簷矯舉也言作鳳

於簷踏立而舉首也壯大摘發也言鳳之大翼光發彫鏤於青霄竒冥陰暗也寮窓也言臺高而雷雨陰暗至臺之半日光在上故曰龍光於綺窓翰曰謂

臺高行步上下頓足天子服習曰御言服看服而行逍遙閑樂高臺遠視八極之地可入於寸目知天地之理虛曠故萬物齊一在此時也劉曰丹墀以丹與

蔣離合用塗地也爾雅曰扶搖謂之焱焱上也風從下升也班固西都賦說鳳闕曰上觚稜而栖金雀凡鳥之栖也羽翼戢弭以今揆古言栖非所覩之形也

張衡西京賦曰鳳翥鸞於夢標感愬風而欲翔此鳳之有定有住尚向風而無一方則不宜言愬風也但鳥跂形定翼住飛則斂之絕據踞則舉羽翻用勢若

將飛而尚住故言雲雀踞夢而矯首也王吉傳曰進退步趨以實下言人不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實也王褒甘泉賦曰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自眩若播

岸而臨坑登木末以闕泉楊雄甘泉賦說臺曰鬼魅不能自逮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攀井翰而未半目眩轉而意迷含靈慙而却倚若顛墮而復瞻張

衡西京賦說臺曰將乍往而未半休悼慄而竦矜非都盧之輕躋孰能超而究
升凡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峴悚懼雖掩與鬼神由莫得而目遠也非
夫王公大人聊以雍容升高彌望意之得也異乎老子曰若升臺之為樂焉故
引習步頓以實下稱下方之究遠適可以圍於徑寸之眸子言其理曠而當情
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軒長廊之有牕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中天臺
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西都曰正殿崔嵬層構七發曰蒙清塵毛萇
詩傳曰壯健也摘鏤摘布其彫鏤也說文曰窈窕深遠也冥幽昧也毛詩曰有
如皦日西京賦曰交綺豁以跡寮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毛詩曰於焉逍遙淮
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趙岐孟子章句曰眸子童子

長塗年首豪徼古互經畧漏肅唱

明宵有程附以蘭綺魚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罔驚

向曰年首閤道有室者豪徼道也言互有經過也肅嚴程節也言刻漏嚴肅而
唱晝夜明候時而有節法衛侍衛也閑邪防惡也罔無也鉤陳星名以衛侍帝
宮言侍衛之人防其邪惡故無驚擾也劉曰霍光傳說昌邑王輦道年首鼓吹
歌舞豪徼道也畧漏之刻也西上東門北有漏刻屋也善曰說文曰畧景故
曰畧漏漢書房中歌曰肅倡和聲字書倡亦唱字也充向反程猶限也程與星
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綺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漢書曰衛尉掌官
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其誠樂汁圖曰鉤於是崇墉濬池嬰女堞帶
陳後宮也服虔甘泉注曰紫宮外營鉤陳星

詩善作峙
代善作世

漢四門轡轡魚竭隆廈重起憑太清以混成越埃壙害而資

台邈邈標危亭亭峻峙臨焦原而弗況善本作誰勁捷而無

猗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代祀陽靈停曜於其表陰

祇濛濛霧於其裏銑曰墉城牆也濬深洫溝嬰繞也堞城上女牆埃水涯

大屋也言宮闕四門轡轡而高也大廈重疊而起也翰曰太清天也埃壙塵

昏之氣謂樓觀高峻而憑天若混然而自成也超越塵昏之所資混然之氣以

為造作之始也邈邈亭亭高遠也標立也焦原山名代知其險言樓高之險雖

臨焦原亦不比況想懼也言誰有勁捷之人登此而不懼者言長堅固如山豈

可論年代之近遠乎良曰陽靈日也陰祇雲雨神言樓臺高峻入天而日至

於此自下望之若停光在其上雲雨之神濛濛霧霧於內也劉曰墉城也濬深也
洫城溝也張衡西京賦曰經城洫堞城上女牆也賈誼曰翟伐衛寇俠城埃厓
也詩云夏屋渠渠又曰既成藐藐尸子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尋五十步臨百
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勇以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善
曰鷗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大寧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西都賓曰軼埃
壙之混濁周易曰萬物資始王逸楚辭注曰藐藐遠也說文曰標末也鄭玄禮
記注曰危棟上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茗茗說文曰趾基也論語慎而無禮則

蒲
善作蒲

禦
善作禦

蕙想與蕙同思子反陽靈天神甘泉賦曰

苑善本

以玄武陪以幽林繚

垣開圉觀宇相臨碩果灌叢園木疎尋篁篠懷風蒲

桃結陰回淵濯積水深兼葭薹胡薷胡弱弱森丹藕凌

波而的礫綠芰泛濤而浸心潭心羽翾頽頽鱗介浮沈栖

者擇木唯者擇音若咆交步渤蒲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

陰表清禦語勒虞箴思國卹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即

鹿縱而匪禁音金濟曰立武苑名中有幽林繚繞也為牆環繞以為苑園

疎尋者大木也竹叢生曰篁篠竹也言叢竹懷風清肅之氣蒲桃體蔓延而葉

密故多陰也向曰回曲灌澄也積水衆流相合為池贊分別也言衆草森然

分別於內銑曰丹藕蓮也的礫映水貌芰薹也浸潭浮貌羽翾鳥也頽頽水

浮貌鱗魚介龜也言或浮或沈也翰曰唯鳥鳴也言不迫逐不傷其性皆得

安理如此濟曰咆鳴也渤澥姑餘皆海也言魚鳥之類雖近在此若任江海

以自得不失其天性鳴鶴在陰言皆自得其類也向曰禦謂池沼草木有屋

忘禽獸之處表而不禁任人取之虞箴所以戒勸無爲田獵卹憂也思國之所
憂言忘從禽者言不從禽獸之樂也樵木蘇草也言苑囿之中草木盛人往取
之無忌吝也即鹿苑中所養任人縱之亦非所禁咸與人共之也劉曰五武苑
在鄴城西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桃諸果詩曰集于灌木春秋左氏傳曰鳥
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皆自得之謂也雉者舉雉兔之類不傷其時況其巨
者乎揚雄曰勃解之鳥淮南子曰軼鷄雞於姑餘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張
衡東京賦曰淵池清籟虞箴虞人之箴也事見春秋其辭曰芒芒禹跡畫爲九
州經啓九道人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
其國恤思其麀牡武不可重是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易曰即鹿
無虞往從禽也孟子曰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
之曰若是其大乎荅曰民由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由以爲大
何也荅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藟藿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
不亦宜乎臣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
其麀者如殺人之罪則是四十里爲阱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言樵蘇往而
無忌即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異乎齊宣之意善曰西都賦曰幽
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繚連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曰見巨木其絜百圍孫子
曰水深則回說文曰淵回水也毛詩曰有渰者泉文子曰積水成海說文曰贗
分別也本草曰藕一名水芝爾雅曰荷芙蕖其根藕此文云凌波而的礫即藕
爲偏名非唯根矣的礫光明也上林賦曰的礫江靡浸潭漸漬也洞簫賦曰玉
液浸潭而承其根也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周禮曰川澤宜鱗物墳衍宜介

物鄭玄曰鱗魚龍之屬介龜鼈之屬水居陸生其某莫回
者也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月切垆野奕奕菑

畝甘茶途伊蠢芒種斯阜西門澆其前史起灌其後塏流

十二同源異口菑為屯雲泄為行雨水澍之稷古徒陸蒔

稷黍黜黜柳一桑柘油麻紵均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薑芋充

茂桃李蔭翳音咽家安其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武而

隔踰奕世翰曰腴腴美也奕奕盛也田一歲曰菑菑薑薺也茶苦菜也伊維

史起並為鄴令俱開漳水灌田鄴人皆富登級次泄水之處言有十二也同原

同漳水異口分渠口各別也銑曰菑積也言積而不用則如雲之聚若泄之

乃潤田是乃行雨也良曰稔稻蒔種也翰曰黜黜黑也桑柘之美色也油

油潤色紵似麻可為布良曰均田畫疇定其分畔蕃屏廬室錯雜也言都人
蕃屏廬舍錯雜而布蔭翳繁盛貌濟曰言人甘其食美其服也隔阻踰絕也
言太平安無事雖邑屋相望而阻絕終世不相往來劉曰腴腴美也詩云周原
腴腴薑茶如飴爾雅曰田一歲曰菑詩云薄言采芑于此菑畝周官曰澤草所
生鍾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今鄴下有十二塏天井優在城西南分為

十二塏者也微子麥秀之歌曰黍苗油油漢制列侯公主田無過三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董賢賜田很多王嘉上疏均田之制從此墮壞者界也埒畔際也詩云中田有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曰蕃廬鋋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善曰韓詩曰周原腴腴莫來反毛詩曰弈弈梁山維禹甸之賈逵國語曰阜長也史記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又曰史起爲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今爲史公決漳水今灌鄴旁終古爲國今生稻梁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之樹反方言曰蒔植立也時吏反爾雅曰黑謂之黝郭璞曰黑貌也聲類曰油油麻肥也莊子曰治邑屋曷嘗不法聖人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二千石弈世相襲

內則街衢輻湊朱闕結隅石杠江飛梁出控漳

渠蹠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平而可濯方步櫚

以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所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

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向曰闕樓隅角控引

朱樓結角而石橋引在漳水之上也濱水畔也言流通溝渠於路畔列以槐木渠清可以比滄浪之濯纓槐樹之蔭可以踰長欄廊廡之下銑曰習習盛也

莘莘衆也蒸徒人也斑白老者不提挈器物也旅客也言行客謗路設官司分

職務營置居處夾於府寺分布閭里之間各使得其所也善本衢作衝劉曰

言鄴城內諸衛有赤關黑關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石竇橋在宮

東其水流入南北里爾雅曰石杠謂石橋也疎通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

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宕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

者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衝交道也齒

容反文子曰羣臣輻湊李尤德陽殺賊曰朱闕巖巖晉灼漢書注曰飛梁浮道

之橋小雅曰控引也步欄長廊也楚辭曰曲屋步欄宜擾畜上林賦曰步欄周

流長途中宿蔡邕胡億碑曰和和我君習習冠蓋鄭玄曰雜色曰班家語曰虞

芮二國爭田入文王境行者讓路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小雅曰班次也

其府寺則位副三事官踰六卿太善本常之號大理之名厦

屋一揆華屏齊榮肅肅階闕許亮重門再局師尹爰止毗世

作貞卿周禮六官也太常主宗廟大理斷刑獄厦大厦之屋屏門牆也言府

寺之制其同一揆而牆屏之設亦齊有之肅肅嚴整貌闕兩階之間言作爲禎祥

肅然嚴整局闕也言有重門故其闕亦當再矣師尹主國之政事者爰於毗佐

禎祥也言此居止可以佐主而爲政也劉曰當司馬門南出道西最北東向相

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東最北奉常寺次南太農寺出

包
善作苞

東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大僕卿寺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社西郎中今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為魏王時大常號奉常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為相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為御史大夫初置衛尉時武帝為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置卿近九故曰官踰六卿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厦屋已見上佐鄭玄禮記注曰畫華也爾雅曰屏謂之樹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爾雅曰兩階間曰闕周易曰重門擊柝說文曰局門之開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為大師毛詩曰天子是毗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禎其閭閻則長壽吉陽永平思忠亦毛萇曰禎幹也善本世作代

有戚里忘具宮之東開出長者巷包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

窓輿騎朝猥蹀戲

古

其中

良曰四者皆坊名濟曰戚里外戚所居之里而置在帝宮之東實置也開門也言

門出長者而巷亦包括公侯之宅

向曰都護宮名居殿之中飾為綺窓銑

曰輿車騎馬猥多也蹀戲言累積也天下朝貢車馬繁多累積而在於都護府

內劉曰長壽吉陽永平思忠四里名也長壽北入皆貴里都護者將軍曹淵也

漢書萬石君傳曰徙其家長安戚里以姊為美人故善曰古詩云交跡結綺牕

廣雅曰猥衆也烏罪反聲類曰蹀躞

營客館以周坊飾

善本

賓侶之

也蹀徒協反說文曰敝廕也丘知反

營客館以周坊飾

作饒

賓侶之

所集瑋豐樓之閑閑起建安而首立葺立牆幕室房廡

雜襲刮居固輟居匠斷居積習廣成之傳知無以儔豪街

之邸不能及銑曰營構館舍也飾賓徒所集之處以備待士瑋美也豐大也閑巷門也閑門中道也首初也起建安之中初立也輟

曰葺覆幕漫廡簷也言房簷雜錯以相掩習刮斤斧也固無也匠斷工人也言斤斧工人無輟積習以漸理也廣成傳秦之客館豪街邸變夷之館漢時所

立言此二者不能及我所制也劉曰鄴城東有都亭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

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古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春秋左傳曰高其閑閑

繕宇葺牆以待賓客圻人以時纂館官室子產曰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

卑埤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爾雅曰閑巷門也一曰閑門中所從出入也

葺覆也圻人塗人也纂塲也館官室諸侯傳也史記曰蘭相如奉壁西入秦秦

舍相如廣城傳善曰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刮曲刀也

刪九月反鄭玄論語注曰輟止撥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疇等也

漢書曰郵支首懸豪街竈吏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

開厘籍平達之九達班列肆以兼羅設闌闔以襟帶濟有

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曉堯薛五侈所眺之

博大

翰曰廓開也塵市中道也達道也開三市市中開道言開市要籍之所則平道九達之處所以便利於人向曰班布也言布貨物於市以羅

列之闐闐市中巷繞市如衣之襟帶然有無常偏謂多少二者或至巨萬或至貧無此為常偏也距至也畢盡也言至日中盡會於市也抗立也旗亭市樓峽

薛高貌言此樓至高也侈美眇視也言美所視之貨賄可謂富博廣大也劉曰周禮大市日昃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市日夕而市此三市之謂也達已解上

章傳曰達市在達之上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曰古之為市

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注曰旗亭市樓也甍薛高峻之貌也爾雅曰眇視他吊反百隧轂擊手連軫萬貫憑

軾捶馬神幕紛半一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遺平

而交易刀布質而無筭良曰隧路也言有隧路多也轂擊者車多相摩擊也軾車後言相連貫至於萬數皆憑軾捶馬

幕覆車軫者言擊馬衣袖與幕紛然相半濟曰使八方混同歸於一所風俗也采事也言極俗事之異見質劑市吏主平物價物價平而復交易也刀錢也言

錢布相與交易不可勝筭劉曰軾車橫覆膝人所憑也周官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君曰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質大賈也

劑小賈也刀布錢刀之謂荀卿書曰省刀布之歛善曰西京賦曰俯察百隧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左傳曰楚子玉謂

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撫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歸德淮南子曰采俗者所以一羣生之短脩明九夷之風采材以工化賄以

商通難得之貨此則不容器周用而長務物背竄便而就攻不

鬻善本邪而預作豫賈古著馴致善本之醇醲翰曰言物之材用皆工

也則商者通易之難得之貨謂遠方異物寶玉無益之物於市則不容也周備

竄濫攻堅著明馴順也醇醲樸也器之備用為常用不在珍麗物皆去濫而就

堅去濫禁邪人不使乘時射利為賈賣明順置法以勸醇樸之理也劉曰周官

曰百工飭貨八材商賈阜通貨賄漢書貨殖傳曰相文之後禮義大壞上下相

冒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攻者堅也詩云我車既攻通物曰商居

賣曰賈禮記王制曰器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

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於市此皆不鬻邪之

義周官曰平肆展成鄭君曰展整也成平市者使定物賈防誑豫善曰廣雅

曰財貨也財與材古字通爾雅曰賄財廣雅曰長常也言常習之史記曰河濱

器不苦竄晉灼曰竄病也餘乳及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周易曰馴

致其道仲長子昌言醇醲之化既浹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反然以酒之醲以喻政厚也白藏平之藏去

富有無隄同賑太內控引世資賓琮家嫁積帶徒琛幣

結琛幣

結琛幣

結琛幣

充物仍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燕弧盈庫而委

勁異馬填廩救而駟祖駿銑曰白藏庫名藏即庫也謂富有財物如大水之無隄岸言極多也賑豐也大內內

寶庫與白藏同豐控引天下之資財向曰賓南夷稅名帑布也幣貯也言南蠻之稅積貯多也珠玉曰琛布帛曰幣物滿也珠玉布帛充滿於庫關石秤也

言亦平也財物貢賦之所致者無失常者亦慎也翰曰燕弧角弓出幽燕地言滿庫委積其勁硬者廩養馬屋也駟壯也異馬謂異北所生馬填溢廩中而

呈壯駿也劉曰白藏庫在西城下有屋一百七十四間爾雅曰秋為白藏因以為名也大內京邑都內寶藏也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人貢財之奉不輸大

內食貨志曰或幣財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之逸書禹夏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鄴城西下有乘黃廩燕幽州也弧弓爾雅曰北方之美

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春秋左傳曰異之北土馬之所生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危無隄之與蘇林曰隄限也爾雅曰賑富也風

俗通曰槃瓠之後輸布一匹二丈是謂廩君之實巴氏出帑布八丈實任宗反帑音稼帶音滯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鄭玄儀禮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

曰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說文曰駟壯馬也于即反至乎就巨敵紕紛庶士商寧

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由月重襲旌旗躍生言以珧焦解敬木

巨景矛鉞飄英三屬之甲縵韓胡之縵控弦發妙擬更

平言亦精反向曰勅大也糾紛亂也庶土天下也罔無寧安也聖武武帝

也曹堯整也重襲重而衣之躍舉也莖旗竿也言旌旗舉竿也以蛤骨飾弓曰

玃玃弓匣也解玃開弓匣矛鉞皆兵器為風飄其英英旗飾也銑曰屬連也

言甲三扎相重而連之縵胡武士縵名控引簡擇也言引滿弓弦擇處而發物

無不中故妙擬更羸更羸古之善射者也劉曰建安十九年五月魏公位諸侯

王上赤紱遠遊冠二十一年進爵為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旌旗出警入蹕賜

朱冠冕才二旅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五時副車爾雅曰弓以蜃者謂之玃

蜃骨也玃弓桺也詩云二矛重英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趙惠

文王好劍劍士夾明而客者三十人趙太子惺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

頭突鬚垂冠漫胡之縵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者王乃悅之戰國策更羸謂魏

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曰可有鴈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鴈下善曰

左氏傳曰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尚書曰庶土交正毛

詩曰興言出宿長楊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勅玃不張說文曰鉞小矛

史記曰冒頓自立為單于控弦之士三十萬班固漢書李廣齊被練而

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發也

鉞息戈龍衣偏救衣都讀會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

鉞廉戈龍衣偏救衣都讀會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

四伐碩畫

胡變

精通目無匪制

推鋒積紀鉉氣彌銳三接

三捷既書

亦月剋剪方命

吞滅咆咻

休

雲撤叛換席

卷虔劉

子鳩

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

振旅鞬鞬

田

反旆悠悠凱歸同飲䟽爵普疇朝無元

五印國無費留

向曰言士卒齊整服練而執鉉利之戈襲著也偏襲戎衣名以出征四遠行其誅伐師多言讀言使士卒被練

執戈衣偏襲之裳以爲行列也軍帥師出行盡中剋勝之法執奇正之計也銳田碩大也言大畫奇策精通妙理舉無遺者目見所爲皆合宜制鋒鋒刃推舉

也十三年曰紀謂武帝自初平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故曰積紀言雖積紀鋒鉉之氣彌加猛銳 翰曰言一日三接戰於敵人一月三捷剋之方放也咆

咻猶咆哮也言放棄王命咆哮不賓者皆除剪吞滅之撤去也叛反換易也虔劉殺也稜斬也言反易常道之人皆如雲去席卷盡殺之漸以威德布於八方

則荒阻之俗皆有相率來賓莫不由大魏之德 向曰謂戰勝將休兵欲還師乃洗刷兵馬於海島江洲也兵還曰振旅鞬鞬衆聲悠悠旆旌飛兒戰勝則凱

樂而歸行飲至之禮饗會將士有功者分其爵邑疇度使當其功元印印角漸銷項羽欲封有功手執其印惜不與令得刳言今有功即封不吝惜之故朝無

剗印功不賞曰費留謂今賞之故無此也劉曰春秋左傳曰波緇三千馬駢曰練爲甲裘史記蘇武曰強弩在前鉞戈在後司馬法曰師多則黷孫武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屠牛手之所觸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臣好者道烏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二年之後未常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若被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文君曰善吾聞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二年推鋒積紀謂魏武帝從初平元年起兵至建安二十年軍無不剗抑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義也孫武曰避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於鋒刃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詩云一月三捷旣晝亦月者蓋取其頻繁之數或曰或月也乃命放棄王命也尚書曰咈哉方命剗剪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首亂漢室也咆休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也詩云咆休然于中國吞滅咆休者剗默韓暹楊奉之勇用王命也換猶恣睢也漢書曰項氏叛撥雲徹換叛者謂討破袁紹猶勝項羽也虔劉殺也春秋左傳呂相絕秦曰虔劉我邊陲席卷虔劉者謂擒呂布於徐州剗袁術於楊州平韓約馬超於雍州降劉表於荊州也稜威八紘荒阻率由者謂北驅單于于白屋東懷孫權於吳會西攝劉備於巴蜀也剗小嘗也司馬相如梨賦曰唼嗽其漿蘇秦曰鈎鈎股股若三軍之衆春秋穀梁傳曰入曰振旅無事以嚴衆也春秋左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飲至漢書曰疏爵而貴之疏爵普疇疇其爵邑者剗印印角剗也韓信傳曰項王有功當封爵印剗忍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而不

脩其賞者。孟命曰背留。善曰國語曰公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偏褰之衣韋昭曰褰在中左右異色故曰偏褰音督說文曰讀列中止也然讀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出以律漢書曰褻威盛容淮南子曰八澤之外乃有八絃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劉劭七華曰漱馬河源遊目崑崙蒼頡篇曰輶輶衆車聲也呼萌反今爲輶字喪亂旣弭音田毛詩曰悠悠旆旌魏武孫子注曰賞不以時但留費也

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蕭斧戢柯以桺胡刃虹旌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貝利往則賤圉圉寂

寥京庾流行

翰曰弭平也言天下旣平而能爲宴樂武王歸馬放牛去其戰士蕭斧越斧也戢斂其柯藏桺其刃虹旌盡爲虹者

攝收其麾旌以卷藏之皆示不服用也洪大範法言理天下之大法典常也言息兵革當安人故斟酌大法與常憲不可失也觀人之恒理謂使知其情通而變之使其不倦上則垂衣拱手執法契以御天下緣順督中下則順乎中道而自勸勉而復貴道賤利圉圉獄也寂寥空也京大庾倉也流行積多也劉劭曰尚書曰往伐歸獸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強秦之勢伐弱韓譬猶摩蕭斧以伐朝菌也馬融廣成頌曰建雄虹之長於洪範箕子陳政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恒

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通其變使人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善曰周公攝政弘化弭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

戰可也尚書曰垂拱而人下化莊子曰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也司馬彪曰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為常禮記曰仲春省園囿文子曰法寬刑

緩囿虛空毛詩曰曾孫之庾於是東鯁即序西傾順軌荆南如坻如京鄭玄曰庾露積穀也

懷德惠湖北思是偉縣縣迥塗驟山驟水強居負責慈執二

重譯貢篚正髮首之豪鏐梁耳之傑服其其服歛衽而

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支有安客

邠邠載華載裔入聲葉岌岌冠緹所纍纍呂辨髮清酤戶如

濟濁膠如河凍醴流斯息溫酎遲躍波豈有衍衍行庖

皤皤惜醞據燕酣呼滑無譁序也軌車迹也言二國之人就成次

序順同軌迹躋美也縣縣遠兒迥長也旌以繩繫篋責其土物也言荆南朝比之夷皆懷惠思美縣縣行於長道驟彼山水負其篋責其土物重譯言其

來貢也 銑曰髻首鑲耳皆夷人也豪傑謂酋長言其各衣本服而來歛衽袖也魏闕帝闕也言歛袖而拜於帝闕之下 翰曰置酒於文昌殿以宴蕃夷也

高張其樂先夜而設其夜未遽謂未急明也凡天子會諸侯必設庭燎以待之晰晰光明也祁祁衆多也載華載裔言此亦有華夏之臣四裔之人相雜而來

朝中國諸侯有冠緹則岌岌然緹冠也岌岌高兒蕃夷之人則辨髮行列纍纍然 良曰清醕濁醪並酒也濟水清河水濁故比之言多亦如之也 向曰醕

酒之味遇寒乃凍斯冰也耐美酒也言多如河濟故當躍波也此皆甚言之其實不然也行庖主行食者衍衍饘饘並多兒惜惜和悅之兒能者飲不能者止

醕醕湑樂也謂酣樂而不諠譁劉曰地理志曰會稽海外有鯁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曰織皮西傾因相是來織皮西戎國也懋順也司馬

相如封禪書曰義征不憚淮南子曰三苗髻首責禮贄也周官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贄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賁建安二十

一年匈奴南單于呼韓廚泉將其名王大人來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曰九醕甘醴十旬兼清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曰挫糟凍飲耐清涼王逸

曰凍冷也耐三重釀酒也韓詩云賓爾邊豆飲酒之醕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醕許氏曰醕者美酒 善曰尚書曰西戎即序尸子曰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

之南其南者分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躋是也論語云襁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上蒼頡篇曰賁財貨尚書曰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山海經

曰青要之醕武羅司之穿耳以鑲郭璞曰鑲金銀之器名也奇神鑲音渠漢書曰夜未央鄭玄曰未渠央也毛詩曰庭燎哲哲楚辭曰高途云云之岌岌鄭玄禮

記注曰纒今之幘也纒與縱同漢書曰諸侯纒纒從楚又終軍曰解解髮削
枉毛詩曰既載清酤說文曰漸流水也周易曰鴻漸于盤飲食衎衎王肅曰衎
衎寬饒之貌也皤皤豐多之貌也韓詩曰惜惜夜飲薛君曰惜惜和悅之貌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詩曰迨我暇矣飲此湑矣毛詩曰湑舊也鄭玄
曰湑舊之也一曰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英五莖嘒日曹
湑樂也醜乙據反

響起疑震霆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言

曾聆翰曰廣樂天帝樂九成九奏也韶舜樂大夏禹樂六英帝嚳樂

英嘈聲起如振動雷霆駭驚天地億遠也大帝天帝言遠若天帝之所興作鈞

天廣樂之聲二贏謂秦穆公趙簡子趙與秦同祖穆公簡子皆曾夢天帝為其

奏鈞天廣樂故云二贏之所曾聆聆聽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

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英帝嚳頊曰五莖舜曰大部

禹曰大夏宋衷曰六英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為五行之道立根本也

漢書頊頊作六莖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嘈與僧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說

秦穆公而觀之響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曰昔繆公嘗帝告

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之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

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金若石絲竹

祖然則秦趙同姓故曰二贏也博雅曰聆聽也善本無六英二字

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千戚羽旄之飾好去清謳微吟

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所開善本覺雜糅又波紛錯

兼孩古記敷梵切善博都鞞居所掌之音韎適昧任金禁

金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翰曰千盾戚斧也羽翟羽旄旌

以防淫和元氣故王者為代業不可一日而廢固當常用可以開發耳目之聰

明也糅文綵也紛錯亂雜也該同也記博猶廣大也言禮樂之音文綵亂雜兼

同普汜而觀之可謂博大也向曰鞞鞞樂官掌四夷樂名所以各為其方樂以娛之此蓋和睦八荒之風俗也劉曰鞞鞞周掌樂官名

也周官鞞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禮記注

曰千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千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旄牛尾文

舞所執魏文帝樂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孔叢子曰世業不替周易曰百姓日

用而不知鄭玄周禮注曰鞞鞞四夷舞者屏也履俱具反毛萇詩傳曰東夷之

樂曰韎孝經鉤命史曰東夷曰昧南夷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

韎昧皆東夷之樂而重之疑悞既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

也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動大閱以義舉

去

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止之壯觀

梁騶之所著

銑曰既已也夏獵曰苗為苗除害冬獵曰狩狩收也言盡收取之爰於也春出曰遊秋出曰豫天子躬耕曰藉田以為農

者先所以勸民也言動以禮也大閱講武也言以舉義也法駕大輅車六馬駕也言天子出行必以此也秋御御名使人調理習之文謂習禮樂也武謂田獵講武也百官禮樂鏘鏘可法壯觀也邁過也梁騶古者天子田獵地名今則過古書之所著也劉曰夏獵曰苗冬獵曰狩建安二十一年三月魏武帝親耕藉田于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訓兵上親執金鼓以詔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田也善曰孟子曰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為藉田千畝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所得夜受秋駕於其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史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

林不槎

仕

雅

栢

五

澤

不伐

天

老

斧

折

以時

罾

網

善本

以道

作

以

道

以

道

以

道

以

道

德連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數丹魚為之生沼

商肆雲翔龍澤馬下

恥

阜

山

圖

其

石

川

形

其

寶

貝

莫

黑

莫

黑

黑

黑

匪鳥三趾而來儀苒大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離合以

尊尊子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兼

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良曰槎斬也槎斬去木稍也今復出者天獸之

子所斧也言非時不入山林斬柝林木傷伐天獸禮云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落斧斤入山林鷹隼擊然後施罝弋故云斧斤以時罝網以道

濟曰有德則木連理懷仁則挺生芝草洪獸丹魚並祥瑞藪澤池沼也翰曰商雲赤色雲飛龍出焉澤馬于於山阜于小步山川皆為之生圖見寶也向

曰其時三足鳥九尾狐見詩云莫黑匪鳥莫赤匪狐擾馴擾也銑曰嘉穎為嘉禾合穗尊尊花秀兒浩浩泉流兒此皆明禎祥曲成我魏祚故乃觸類兼造

化而出偉太北示也則明神酬酢仁德休徵大示於天下劉曰草木未成曰天折方斧也詩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延康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

白麋見於郡國赤魚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商雲者外赤內青也揚雄太玄曰紫霓商雲澤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

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玉璧一枚延康元年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而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賓

主俱飲主人先舉名曰酬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報也行道德字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應人理其與人事交報之義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

行石金類晉書上瑞玉海百九十八

搜神記魏之初吳張掖柳公有同石亭始見於延康元年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而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賓主俱飲主人先舉名曰酬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報也行道德字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應人理其與人事交報之義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

善曰國語里革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夭文子曰鷹隼未擊羅罟不得張谷草
未落工不得入山林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古瑞命記曰王者慈
仁則芝草生說文曰予小步也丑亦反尚書曰鳳凰來儀應劭漢書曰擾音擾
馴也說文曰穎德也葦茂盛貌也蒼頡篇曰禎善也周易曰曲成萬物而不遺
尚書有休徵孔安國曰序美
行之驗也說文曰偉大也 旻旻美 率士遷善罔匱沐浴福應

字醺徒粹南粹 遂餘糧栖畝而不收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

與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來訊信人謀所尊鬼謀

所秩劉宗委馭巽其神哭哭窺善本王策於金勝案圖

錄於石室考歷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旬消吉

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脩廢職徽幟

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流

與十轉鍾校篆豕籀逐篇章早畢觀優賢著於揚歷匪榮

形於親戚

良曰版收和樂見言率土和暢去惡遷善而無匱乏沐浴休徵之應宅居也醴粹猶醇厚也言醇厚之化居於人心年穀豐多

盈於田畝如鳥之栖宿人不收紀頌聲言歌謠滿路洋洋乎盈耳翰曰河洛

出圖書開秘奧而大魏符命用出也翩翩飛見訊告也魏將受禪有黃鳥銜其

書書有文告以祥應秩序也人謀所尊謂歌謠也鬼謀所序謂祥瑞也濟曰

委棄也神器帝位漢主委棄天下之尊讓於魏也向曰玉策所以記帝王之

之助金滕金匱也所謂玉版金匱石室藏秘書之所帝王圖籍於此藏也良

曰五德五行也莅臨也言察五行之行所臨相生也銑曰消擇也言擇吉日

就帝位乃改漢之正朔服色也王侯有絕嗣者命而繼之士有失職者復之皆

王者初受位之體也翰曰徽幟旌旗器械兵器革改也濟曰翌明也言文

帝有仁明之德藏用於內守玄默而不言而德化以著良曰文帝寡言厚行

陶染而成其學讎荅校考經史篆籀之書篇什文章莫不盡覽向曰著明也

優其賢才明其搜揚而歷試之匪非孽私形見也言文帝非以私情而見於親

戚劉曰河洛開奧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丹書見河尚臺易曰人

謀鬼謀百姓與能策玉牒也尚書曰納策于金縢縢緘也楊雄遺劉歆書曰得

觀書於石室莅臨也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義曰周宣

王太史作大篆也籀音曹漢書朝錯曰今陛下

不孽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庶孽畜之也

本枝別幹蕃屏皇家

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旄則威殫秋霜檟翰則華

縱春葩英喆

知列

雄豪佐命帝室相讓二公將猛四七赫

赫震震開務有謚故令斯民覩泰階之平可比屋而

為一翰曰本根也言諸兄弟侯王者皆帝之同體如木之同根而別枝幹皆濟曰任城王章東阿王植銑曰抗立險猛擣發也

立旌節則威猛如秋霜謂任城王章發文翰則華縱如春之葩花謂東阿王植

良曰二八謂舜之八元八凱言今之相兼而過也四七謂光武二十八將言今

之將猛於彼者向曰言王侯相將赫赫而盛震震而壯皆開物成務使天下

清謚者也泰階三星也三階平則天下太平故欲使此億兆之人覩之則比屋

可封而天下一家也劉曰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魏武帝以鄢陵侯彰為

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

人身自搏戰追胡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

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氏傳富辰曰封建懿親以蕃屏周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彰後為任城王植為東阿王漢書終軍曰驍騎抗旌星耶左枉驗猶猛也魚瞻反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蒼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易乾鑿度曰代者赤允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主室周易曰夫易開物成務爾雅曰謚靜也音密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

也。筭祀有紀。夫祿有終。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情善

作綽矣。帝德冲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

超百王之庸。庸追亘卷居頌與結繩。睠留重華。而比蹤。

尊盧赫。定日義農。有熊雖自以爲道。洪化以爲隆代。篤

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翰曰。謂魏氏德衰。爲晉所代。筭年有數。天祿去

已。遂傳業於晉。退位以謝萬國。則我皇情寬綽。帝德冲深。自退。爲臣實至公矣。

濟曰。榮猶美也。庸庸瑣瑣也。亘過也。睠留也。留留心也。卷領結繩。上古有道。

君重華。舜也。言魏主有讓德。可謂美操。高行獨得於此。超百王瑣瑣之道。追過

卷領結繩之主。睠留留心於舜與之比蹤。爲讓禹也。尊盧赫。胥伏羲神農有熊。

皆古之有道君也。洪大崇高。篤厚也。玄同。猶大同也。奚。猶何也。遽。急。踵。繼。武。迹。

也。言其雖自曰道大化高代有醇厚字內大同亦何急與之比競哉。言我亦不

能與之繼迹。而齊其風。言猶小也。劉曰。淮南子曰。古者有督而卷領以王天下。

其爲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處戲神農氏。當是時人

結繩而用之。若此之時。則至治也。黃帝一號有熊氏。重繼也。武迹也。楚辭曰。及

前王踵之武。善曰。幽通賦曰。目筭祀于契龜。音義曰。筭數也。出書曰。天祿

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京賦曰皇恩溥尚書曰帝德廣運老子曰大盈若
冲字書曰虛也魏志曰陳留王奂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嗣王魏世譜曰魏封
帝爲陳留王臣至公謂帝爲臣於晉至公之道也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
至公司馬相如弔二世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馮衍顯志賦
曰非庸庸之所識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誘淮南子注曰是
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謂玄同韓子曰雖厚愛之奚遽不亂

故料聊其建國析先其法度諮其考室議其舉措復之

而無戮亦申之而有裕非疏糲魯之士所能精非鄙俚之

言所能具銑曰料計也析分也諮猶詢謀也言謀度其宜室之制皆合法

枉之事復猶覆也戮厭也申猶用也裕寬也言都邑制度宮室儉奢舉措枉直
之事反覆申用於代可謂無厭倦而有寬裕言王化天下無厭用之寬簡此故
非跡賤之士所能精曉鄙俚之言所能委具而知之劉曰詩云斯干宣王考室
也跡糲麤也韓詩曰糲糧之飲藜藿之羹戮厭也漢書司馬遷傳曰質而不俚
俚鄙也善曰說文曰析量也爾雅曰咨謀也陳琳檄吳至於山川之倬

將校曰豈輕舉措也哉毛詩曰無戮於人又曰綽綽有裕
詭物產之魁殊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

所常厚洵

詢

美之所不偷

善本作中字

則有鴛鴦交谷虎澗

龍山掘鯉之淀

覲見

蓋節之泉

善本作

抵抵

祈

精衛銜木償

常

怨

音

常山乎于鉅鹿河間列真非一往往出焉昌谷練色

特配眉連玄俗無景

善本作影

木羽偶仙

琴高沈水而不濡時

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驗術故將去而林燔

扶原父向曰詢

信也偷異也言山川倬絕物產大殊名奇實異下文所謂稱而書之者乃生人

資厚皆信美而談之非變改而妄說也濟曰鴛鴦交谷武澗並水名龍山山

名淀泉而淺者掘鯉淀名蓋節泉名良曰珉珉鳥飛兒精衛鳥名赤帝之女

溺死於東海而化為此鳥乃常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欲報其怨向曰自常

山至河間四郡名良曰真仙也皆仙人也練色言顏色美也犢配仙人名眉

連仙女言犢與之匹偶玄俗俗行無形影故曰無景木羽仙人之御故曰偶仙

也濟曰琴高仙人也水中乘赤鯉魚而遊周旋焉周遊也翰曰師門為火

仙行火不燒為孔甲龍師孔甲殺而埋於野外山林皆燔也劉曰老子曰人之

輕死以其生生之厚也謂通生生之精以自厚也鴛鴦水在南和縣西交谷水

在鄴南虎澗在鄴西南龍山在廣平涉縣掘鯉淀在河間真縣之西淀者如淵

而淺也蓋節淵在平原鬲縣北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烏而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赤帝之女名女娃女娃遊於海溺而不反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列真謂真仙也列仙傳昌容者常山道人也自稱彭王女食逢累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人故曰練色續子者歎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陽都女者生而連眉耳細而長衆以爲異俗皆言此天人也會犢子來過都女都女悅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犢耳而走莫能追之玄俗者自言河間人也餌巴豆雲英賣藥於市七丸一錢治百病王病癡服藥用下蛇十餘頭王家老舍人自言又世見俗俗形無影王呼俗著曰中實無影河間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爲國木羽者鉅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產婦兒生自下啖母母大怖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兒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子與木羽俱仙母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爲木羽兒至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爲我御來遂俱去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碭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曰皆絜齊待於傍設屋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師門者嘯父弟子亦能使火爲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殺而埋之外野一旦風雨迎之訖則山木皆燔孔甲祠而禱之來還而道死嘯父冀州人也在曲州市上曲州屬廣平郡漢武帝征和二年嘗爲平于國故曰常山平于也師門者本嘯父弟子故附冀州善曰廣雅曰倬絕也薛綜西京賦注曰詭異也王逸楚辭注曰魁大也鄭玄周禮注曰生猶養也劉瓛周易義曰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洵美且仁鄭玄曰信也毛詩曰舍命不渝毛萇曰偷變也定音殿說文曰抵亦翅字翼翅也叔政反今音祇抵飛貌也馮衍爵銘曰壽

配列其劉歆移曰天下衆書往往

頗出左氏傳太史剋曰奉以周旋易陽壯容衛之稚質邯鄲躑步

趙之鳴瑟具定之黎固安之栗醇酎中山流酒千日淇淇

相之筍信都之棗雍丘之梁清流之稻錦繡襄邑羅

綺朝歌縣續房子縑總弄清河芒此之屬繁富夥夥

苦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銑曰壯容少年美麗之容易陽易

鄆趙地亦多美女善行步皆妙鼓瑟真定固安皆郡名黎栗所出焉中山郡出美

酒同飲曰流同醉曰酒千日言一醉千日向曰淇洹二水名傍出美竹信都郡

名棗出焉雍丘清流二縣名梁米粳稻出處銑曰襄邑縣名朝歌清河皆郡

名續細縣縑總綃帛也向曰夥夥皆多也單猶一也罄盡也言如是之屬繁

富多多豈可二尋究蓋抑情而未盡述也劉曰枚乘兔園賦曰易陽之容淮南

子曰蔡之幼女衛之稚質史遷記曰趙中山鼓鳴瑟趾躍真定屬中山郡出御

梨故安屬范陽出御栗楊雄幽州箴曰蕩蕩幽州惟異之別禹貢無幽州固安

今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酎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立石者從中山酒家酤酒

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

家不知其醉以為死也棺斂而葬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立石前來酤酒

今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酎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立石者從中山酒家酤酒

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

家不知其醉以為死也棺斂而葬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立石前來酤酒

今見屬中山郡中山出好酎酒其俗傳云昔有人曰立石者從中山酒家酤酒

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其節度比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

家不知其醉以為死也棺斂而葬之中山酒家計向千日憶曰立石前來酤酒

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鄰人曰立石死來三年服以闋矣於是與其家至立石家上掘而開其棺立石於是醉始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立石飲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平出御棗雍丘屬陳留也地理志曰魏參之分野南有陳留相斌曰雍丘之糧清流鄴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舊有服官中都賦曰朝歌羅綺又房于出御絲清河出縑總清河一名甘陵也善曰漢書音義臣瓚曰跼為躡跼都牒反躡所解反薛君韓詩章句曰均衆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酒淇園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水出洹汲甚血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閑麗

雖選言以簡章早徒九復而遺言覽太易與春秋判殊

隱而一致末上林之隤牆本前脩以作系明計反韓曰言美也先生言以其

土地物雜錯文辭述魏都之閑麗然雖擇選章句徒至九變迴復而終遺其美逸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言思慮之深也易云本隱以至明春秋云推見以至隱言雖有遺美至於隱見反殊其致一也上林賦云頽牆填塹者為漢氏苑囿之大方欲頽之使山澤之人得志而我無苑囿之大山川萬物皆符自然故以頽牆為末事也守古人賢聖之道而系龍止以然本也墨曰逸詩九變復貫知言之選擇來比物謂屬變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物錯辭物土之叙也屈原遠遊曰造旬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而猶遺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末上林之隤牆

本尚脩以作系也前脩謂前賢也離騷攬吾法失前脩楊雄羽獵賦後曰放雉
兔收置罟與百姓共之亂者理也傳曰有亂臣十人此皆二賦以其後居正之
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衡東京賦曰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
系以噴墻填塹亂以收其罟罟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辭之義而以本於前
脩以為系脩之意也系者脩也且易之系述而辨至於相如初壯上林之觀後
說噴墻之事首尾相屬非本系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噴墻謂為系辭同音
於事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於噴墻收置罟雖不與本文絕義張
氏同諸系辭之別可知也善曰韓子曰運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化人之
宮王以為諸清都紫微推見至隱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也言大易春秋
顯殊而合德若一故觀覽而法則之上林則頽墻填塹雖本前脩而作系所謂
觀百而諷一故其軍容弗犯信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

輕末而鄙賦

其軍容弗犯信

身

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

公室元勳配管荀之績歌鐘析

先

邦君之肆則魏絳

之賢有令聞也

濟曰軍容凜然不可犯乃可申其果毅殺敵為果致果為毅也糾察華夏使不為非撫安戎狄使不為亂元大

也勳功也管仲相齊相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故勳功配之析
分也邦君晉悼公也鄭伯納歌鐘二肆於晉肆懸鐘磬之物而分壹肆賜魏絳
言此則魏絳之賢有美聞也魏絳本魏人今論魏惠之盛故述絳於此劉曰國
語曰鄭伯納女樂二八歌鐘二肆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鐘一肆曰子教寡人

和戎狄而政諸華於今八年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與子共之善曰司馬
法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曰信
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
毅班固漢書述曰大祖元勳啓立輔臣毛詩曰令問令望

閑居隘巷

室邇心遐富仁寵義我職競弗羅千乘為之軾廬諸侯

為之止戈則于木之德自解紛也銑曰段干木處於窮隘之巷居

務之人所競者而其心不羅魏文侯過其廬而軾焉秦欲攻魏聞文侯禮干木

乃止故云諸侯為之止戈此則所謂解紛也劉曰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

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

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己易寡人也寡人

光乎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而司

馬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為然乃止
千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也逸詩云非云詢多職競弗羅善曰漢
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毛詩曰誕寘之隘巷又曰其室則邇老子曰解其紛
也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門謙謙同軒擗格秦

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芬也向曰魏公子光忌

封信陵君不以貴

自華聖天下賢士踰於丘山有隱士侯嬴至貧賤為大梁夷門監門者信陵君以車騎迎侯生信陵親為御車過屠人朱亥信陵謙卑為御不怠同軒即為御也秦圍趙信陵遣兵收趙擊破秦軍邯鄲遂存故云榻秦起趙當時魏王之威振動列國故云威振八蕃此信陵之名如蘭之芳香不絕也劉曰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門者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坐從車騎虛左白迎侯生秦兵圍邯鄲公子姊為平原君夫人平原便使讓公子公子數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椎殺將軍晉鄙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駕歸救魏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公子使偏告諸侯諸侯各進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載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然親御謂身自為御也監門即侯嬴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嘯古謙英辯榮枯能濟其厄位加將相室知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則張

儀張祿亦足云也

翰曰言張儀張祿英雄辯說榮枯在於一朝能濟時厄秦用張祿為相室塞也隙窳也言張儀張祿籌策

如以一物塞小窳應時而合四海諸侯雖齊鋒攻秦一言以說乃能敵之故此亦足云二人皆魏人也劉曰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儀以學而遊說諸侯嘗足楚相飲楚相亡璧楚相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璧共執儀掠答數百不服釋之張儀以秦

使於諸侯皆說之散其合從之謀秦封儀為武信君為秦將取陝築上郡范
睢者魏人也遊說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怨范睢以
告魏將魏齊皆擊折脅摧齒睢佯死即盛以簣中范睢謂守者曰公能出我以
厚謝公守者乃請棄簣中死人遂伏匿更名張祿先生隨秦謁者王稽入秦謂
昭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
使不報華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疑穰侯
收其印而相張祿封為應侯應侯之相秦蔡澤說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
出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合從使天下皆畏秦也善曰曹植輔臣論曰英辯
博通張升及論曰噓枯則冬榮三十一權惟庸蜀與鵠劬鵲同窠苦句
解嘲曰室隙蹈瑕而無所屈也

古吳與鼃鳥鼃猛同穴一自以為鰐鳥一自以為魚鼃

良曰權猶實也庸蜀蜀地名句吳吳地名蜀多山林且地狹如與鵠鵲之同巢

偏也夫有江湖卑濕如與鼃鼃同穴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權揚權略

也尚書曰及庸蜀人孔安國曰庸在江漢之南左氏傳曰鸛鵲株株鸛具踰反

株音誅世本曰吳孰姑徒句吳注孰姑壽夢也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句

音溝說文曰鼃蝦蟇也胡蝸及鄭玄周禮注曰鼃蝦蟇屬也鼃莫耿反漢賈捐

之上書曰駱越之人墮猶魚鼃何足貪也鍾會論曰吳之玩水若魚鼃蜀之便

山若禽鳥山阜猥積而崎嶇泉流迸集而映鳥咽隰壤藏所

漏而沮子如如林數石留力而蕪穢窮岫沮雲日月恒

醫宅土煬許暑者封疆障厲濟曰言蜀多山阜猥曲積深崎嶇而險

百川水進集於此哽咽流也銑曰下濕曰隰隰之土流瀝水多復漏而出沮

如泉泥相和兒林數礫石地名石間有水曰石留地多草而荒穢孤窮山岫恒

出陰雲不見日月常掩翳多雨向曰宅居也瘴氣也言吳蜀皆熱氣暑蒸邊

丘瘴癘惡疫之氣劉曰山阜猥積蜀也泉流進集吳也戰國策段規謂韓王曰

分地必取成阜韓王曰成阜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石留之地喻土地多石滿

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曰壤漱而石也或作溜字善曰廣雅曰踦踦傾側也字

書曰哽咽流不通也公羊傳曰馘者何漬也作廉反周易曰蠱敝漏然漏猶滌

也滌所禁反毛詩曰彼汾沮洳毛萇曰沮洳其漸洳也楊惲書曰無穢不治吳

蜀皆暑濕其南皆有瘴氣善曰蔡荃荃救蠱適刺力昆蟲主母噬巫翰

泄猶出也埤蒼曰煬熱貌許妖反善曰蔡荃荃救蠱適刺力昆蟲主母噬巫翰

刺割噬咬也蔡荃毒草也所以適割人昆蟲毒蟲皆咬人也劉曰蔡荃螫刺多

毒草也昆蟲毒蟲螫蛇鳩鳥之屬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蔡草荃也方言曰

莽草也南楚曰莽鄭玄禮記注曰漢罪流禦秦餘徒制宵貌

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

昔取罪陋稟負蓬和脰蔣巷無行首里罕者老至或進

直結計而左言或鑲膚而鑽在髮或明發而耀徒哥式

浮泳而卒歲

良曰秦漢遷流罪人於南方以禦魑魅邪亦罪人也齊小

長首者罕希也言吳蜀人最陋又多不壽故巷無杆首里希者老難結以髮結

於兩耳垂者左言謂不曉文字鑲膚即文身者鑽髮為一撮於項後銑曰發

曉也耀歌人憂者歎切急之歌言二國政急也居于江湖若魚鼈浮泳以為終

歲之事劉曰楊雄蜀都賦曰秦山東貨殖傳曰秦破趙遷卓氏於蜀漢時曰南

比景合浦九真亦皆有徙者息夫躬孫寵之屬焉善曰左氏傳舜流四凶族

以禦魑魅廣雅曰邪餘也地理志曰江南卑濕大夫多夭巴蜀輕易淫佚柔弱

褊陋漢書曰人宵天地之貌方言曰燕記曰豐人杆首杆首長首也燕謂之杆

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無杆首也善曰左氏傳曰葷爾小國杜預曰葷爾

小貌也廣雅曰葷軀也蓬亦脆也士戈反說文曰脆少而易斷也左氏傳曰玉

使宰凡謂齊侯曰伯舅耄耄杜預曰七十曰耄楊雄蜀記曰蜀之先代人推結

左語不曉文字謳歌巴士人歌也何晏曰巴子謳歌相引牽連手而跳歌也潛

行為泳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善曰漢書淮南王曰越鑲髮文身之人張

揖以為古翦字也子踐反文身即鑲膚也毛詩曰明發不寐爾雅曰耀耀契契

愈遐急也郭璞曰賦役不均賢人憂歎遠急切也佗或作耀音章莒毛詩曰何

以卒

風俗以登界裸果為嬖胡麥善人物以殘害為藝良曰登

歲

藝能也言風俗以狹劣果不男為好人物以殘忍殺害為能也 善曰楊雄反騷

曰何文肆而質登應劭曰登狹也方言曰慄勇也果與慄古字通說文曰嫗靜

好也音盡左氏傳曰自內害 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 濟曰言其

其君曰殺自外曰戕七良反 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綴 遐荒風俗

殊也綴猶繫之也劉曰孔子憲章文武 善曰毛詩 由重山之束阨 介因

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賈逵國語注曰綴連者也 由重山之束阨 介因

長川而作之裾勢距遠關以闕苦關前時高櫟巢而陞制

向曰重山蜀也阨險也束狹也長川吳地裾如衣以為要勢 翰曰言距守遠

關闕關中國是居鳥巢而設階陞之制固非其宜矣劉曰重山東阨謂蜀也長

川裾勢謂吳也漢書形束壤制 善曰束阨束其民由於湫厄也裾勢依裾川

之形勢也陞制亦以高櫟之陞而能約制其民地形勢足以束制其人也裾古

據字九 薄戎縣幕無異其蛛蠶莫之網弱卒瑣甲無異其螳

御反 薄戎縣幕無異其蛛蠶莫之網弱卒瑣甲無異其螳

螳之衛銑曰絲幕微細也言二國守戎之兵如蛛蠶之網觸而乃破瑣猶碎

秋湯祝曰蛛蠶作罔罔今之人學之蛛音株莊子濠伯玉謂顏 與先代善本

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 與先代作世

而常然雖信信而勦勦絕揆既往之前跡即將來之後後

而常然雖信信而勦勦絕揆既往之前跡即將來之後後

成都迄已傾復建業則亦顛沛

向曰先代吳王夫差國滅孫也稱蜀帝而亡雖各以恃險皆剿絕

揆度也我度二國則為後轍喪敗無日矣

翰曰迄竟也成都蜀都建業吳都

言竟將顛覆善曰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勦子小反左傳呂相絕秦曰傾覆我社稷

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顧非累外於疊基焉至觀形而懷怛良

馬融曰顛沛僵仆也顧非累外於疊基焉至觀形而懷怛良

荀息累十二棊子加九外於上晉平公曰危哉顧二國之危若不同於此何能

觀其形而預懷惻怛善曰言其危懼易見不俟觀形也說苑曰晉靈公造九

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棊

子置下加九雞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

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興兵杜稷亡滅君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

欲何望公即壞臺賈逵國語注曰怛懼也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

蒼奄蒨蒨濟曰權猶苟且也言二國之君若日在桑榆猶苟且且假其餘光如

日以須時說文曰蒨蒨之朝出蒼蒨然至暮而落善曰權猶苟且也楚辭曰聊假

木董朝華暮落曉見來交秀與黍離可作謠於吳會銑曰微子

墟悲而歌曰麥秀蘼蘼兮黍稷離離兮言吳之將亡後必有如此歌謠也二國

獨言吳會者舉一足以明蜀矣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相朝周過殷之墟

見麥秀之蘼蘼曰此父母之國宗廟社稷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俯

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

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

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

盡為未黍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瞿瞿音鑿善然相顧條天

焉失所有醜土懣莫贈切善容神慈如形茹音汝弛氣離坐

怵土墨而謝向曰瞿然鵠也焉失意兒醜面慙兒懣愧也形屈曰藥物

聽先生之言愧懼踉蹌乃解舒其氣離於坐所怵墨面色變墨而慙也劉曰懣

懼也春秋傳駟氏懣懣詩曰有醜面目曹愧也左傳曰亦無曹焉楊雄方言曰

慙也荆楊之間曰怵善曰張以懣先壠反今本並為瞿瞿大視也呼縛反說

文曰瞿失意視他狄反字書曰藥垂也謂垂下也懣與慈同並而隨反呂氏春

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然茹臭敗之義也如舉反廣雅曰曰僕

黨清狂怵迫閩濮習蓼蟲之忘辛翫進退之惟谷

非常寐而無覺見不覩皇輿之軌躅良曰僕黨二客自稱也無

迫也閩謂吳也濮謂蜀也言逼迫居於此中如蓼草之蟲忘其辛味如深谷之

中進退無所憑據而翫習不覺濟曰言是非常寐而不覺悟蓋習俗使然所

以不見天子上都之軌跡也劉曰漢書昌邑王賀傳曰賀清狂不慧色理清徐

而心不慧故清狂也賈誼鵬鳥賦曰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善曰閩已見

孔安國尚書注曰漢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注曰其蟲不知從平葵霍王參
蟲處辛刺食苦惡不從葵霍食甘美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無

覺楚辭曰恐皇輿之則續漢過以汎剽之單惠歷執古之醇聽
班嗣書曰伏孔氏之軌躅也

兼重直性迷以龍性迷以龍性迷辰光而罔定銑曰汎剽輕薄也單惠

眈次倘視也辰光日也罔無也二客自云已過者由輕薄亦得先生說歷古
醇厚之義入於我聽復自思用心之誤次以前者繆言今仰觀先生若目視辰

光炫煥不定言敬懼之甚劉曰揚雄方言曰汎剽輕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
過猶誤也王逸楚辭注曰歷達也老子曰執古之道兼重性以眈繆言既重其

性而又累其繆也方奚反說文曰眈重次第物也弋豈反漢書先生玄識
音義應劭曰倘皆也音面國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

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真愛於有聖向曰二客言

德深沈莫測也翰曰匪同謂豈非同也有聖聖人也夫聖人以天下為憂今
先生見我吳蜀之危喻以上皇之盛德使去危就安豈非同聖人之憂乎劉曰

老子曰古之士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頌故曰先生玄識
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

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親憂其事然後能立易體無為而無不為自然動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念造化出於形器之表者聖人無所復聞無復恤

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上賦中云顯仁翌明藏用玄默故下覆報言之也 善曰王弼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黍稷之不茂繁茂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抑若春霆發發響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此憂之

而鵲鵲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

良曰言先生之言啓發我心如方春雷霆初震

而鵲鵲皆競飛動鏡照也又似潛龍升天浮於日景我於幽泉之中但涵照於其容暉也 善曰二客聞言即然心悟猶春霆響鵲鵲紛然而競飛龍彩幽泉

煥然而照也呂氏春秋曰聞春始雷則鵲鵲動矣 詩推度客曰震走而鵲鵲暗周易曰潛龍勿用也

雖星有風雨之好人

有異同之性庶觀部

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政

濟曰箕

畢星好雨人性亦有偏習者矣部家幽闇之處剝廬小人窮困之居庶近也蘇猶悟也亦二客自言家於幽闇之處其困窮之地不能明悟時事以居正道自責之深也劉曰尚書洪範曰庶人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小人剝廬楚辭九章曰蔀也必獨立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 善曰言已因此幸見部家剝廬之凶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庶幸也王弼周易注曰蔀覆曖部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寤之也 且夫寒心曲旦寒吹律以善本無暖之善

有也昏情爽時歲規以

善本無

顯之

善本有也字

銑曰

子吹律暖氣至遂生黍而豐也

向曰爽明曙曉也歲規教戒也二客言昏闇之情所以明曉者先生戒使然也亦猶寒谷吹律而暖至劉同銑注

安國尚書注爽明也

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城

未若申錫典章之為遠也

良曰魏王有徑寸珠照車前後十二乘三傾五城地十五城也言秦王願以十

五減易趙王和氏之璧二客言雖此珠璧可貴不如先生申賜教戒之為遠大也劉曰太史書曰田蚡仲世家傳曰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

王問曰王亦有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

後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萬乘國而無寶乎

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王徑寸置於廡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

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疆亮曰日不雙麗

世無

善本作不字

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

辯也哉

濟曰亮信也信知天下不可有二日國不可有二主銑曰天經地

緯猶覆育萬物也王者法之而行帝位所立歸於天人心矣

向曰齊給辯說也二客自言安能守此者自悔之也劉曰荀卿子曰辯說譬論給

便利而不慎義謂之好說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漢書文帝賜尉

他書云兩帝竝立新序曰單襄公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也

文選卷第六

金澤文庫

學校之序

加米里士豆之要

水錄三歲庚申一書序七日

平氏政朝臣

大隅產能化九華一更

॥ ५ ॥

10

卷之六

Handwritten text in Urdu scrip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